



镍都记忆

□ 张锡茂

不能忘记那日的黄昏！夕阳坠在镍都开拓者纪念碑的尖顶上，将15米高的花岗岩染成熔金颜色。我抚摸过碑文上的铭刻，铁锈红的砂岩突然幻化成1962年的祁连山麓——地质队员牵着骆驼，在芨芨草丛中发现孔雀石闪烁的微光。

有人指着碑座浮雕对我说：“看这些地质锤敲击岩石溅起的星火，多像当年露天矿第一声爆破。”暮色中，镍都开拓者的雕像仿佛在舒展筋骨：紧握地质锤的手背青筋凸起，头顶的安全帽与天际苍茫的涟漪相接，眉宇间透出地底亿万年熔岩般的炽热与倔强，手中高举的矿石，正是镍都辉煌的见证。我们领略碑体镶嵌的岁月，月光落在黑色镀金的字体上——“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”。

晚风轻拂，送来白杨树的絮语，仿佛与沙枣树下建设者哼唱的勘探

队歌交织在一起。歌声忽然攥住了我的思绪，思绪摩挲着纪念碑的基座：“这混凝土里，掺着金川人的奋斗与血汗。”1959年的矿山在纪念碑上浮现——我看见狂风呼啸，撕扯着单薄的帐篷，水文图在黄沙中翻飞，技术员用身体紧紧护住岩芯箱，砂粒在她眼角刻下了永恒的灼痕。

“镍矿是埋在戈壁的红柳根吗？”我们拾起一片胡杨叶，就像手里攥着镍阳极板，感觉能够听见地下800米矿脉的震颤。露水在镍都开拓者雕像的花岗岩上凝结，像极了冶炼车间蒸腾的汗水。

纪念碑在晨雾中化作炙热的眼泪：“他们用青春炼出了共和国镍钴的脊梁。”我似乎触摸到了花岗岩里嵌着的矿石标本，金属光泽里浮现出建设者的脸——那些在零下30℃焊接管道的身影，在闪速炉前烤焦

的工装……

霞光漫过30万吨镍闪速炉时，穿校服的少年正跑过纪念碑，胸前的团徽与浮雕上的荣耀重叠。我们数着基座镌刻的名字，每个名字都在晨曦中绽放出金属的光泽。

风起了，纪念碑周边青铜元素符号发出的空鸣，仿佛穿越了六十年的地质锤的叩击声，依然在大地上回荡……

当镍都开拓者纪念碑的棱角割裂阳光时，金川的碑额、那块镍钴浇铸的矿石仿佛在低语：“听，这是祁连山的心跳。”我们数着碑座间新生的晨曦，光芒照亮雕塑的掌心，仿佛捧住了一段厚重的历史。巨人高举的手臂仿佛在呼喊矿石的珍宝：“那年的风雪日，是谁用体温焐热了氧气管接头，冰碴子在他睫毛上凝结成了镍花。”阳光漫过电解槽造型的围栏，我

看见文化验员的浮雕像永恒地倾斜着量杯，她的白大褂被西风掀起一角，露出掖在口袋里的那封未寄出的家书。

我们拾起一片镀着金属光泽的柏叶，“多像闪速炉熔炼时溅落的星子”。晨曦在镍矿石镶嵌的碑文上蜿蜒，幻化成球磨机吞吐的矿浆。我们沿着碑文行走，每一步都踏着建设年表里的霜迹——1958年帐篷学校摇曳的马灯，1973年进口破碎机拆封时的油纸脆响……

纪念碑高耸，仿佛一座巨型浇包倾倒时，炽热的镍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带着温度，也带着故事。

晨雾缓缓漫过熔炼车间旁的喷泉，麻雀轻盈地落在开拓者雕像的安全帽上。一位身穿工装的老人颤巍巍地触摸着纪念碑周边的浮雕，指尖划过那些刻画着地质元素的纹路。

仿佛听见铝饭盒与罗盘碰撞发出的清越声响，每一个元素都在曙光中苏醒，仿佛睁开了守望的眼睛。我蜷缩在纪念碑的基座上，脑海中浮现出父亲衣服内衬袋里珍藏的那枚镍钴纪念币，父亲临终前紧紧攥着那枚纪念币，仿佛听见地心深处传来开拓者凿岩的声响。巷道纵横交错，矿石在运输中进出，掘进的尺度不断更新，这一切仿佛被冬日冰霜凝结成一双沉重的雨靴。他从那漆黑的巷道中走出，迎着零下30℃的寒潮。那时，母亲正站在家门前等待！等待雪夜归家的父亲……阳光照耀矿山的提升井塔，我缓缓讲述父母的故事给孩子，告诉他矿山人的生活。

站在镍都开拓者纪念碑旁，我仰起头，指向雕塑顶端那两个巨人举起的矿石，对孩子说：“看，这是时间留给镍都的嘱咐。”

茶园春光

□ 山 妮

你若是一棵茶树，多好
此刻，茶园寂静。我就站在你
身边
仰望着天空飘来的，春节过的
第一场雨。

你若是春天茶园的第一缕光
我便是你照耀的
第一叶芽孢

明天的茶园，便是
像从我们的身体长出一样
带着期待，在一缕缕阳光下
由旧的枝丫长出的，满山遍野的
一叶叶新芽

长满故乡的山坳
让在远方思念的人
每每想起，就有茶香四溢
就有风，裹着茶香
从遥远的故乡吹来……

爱，还有春光
就像茶园
年年有新茶，有春风
从遥远的故乡
为你送来新的茶香

读 雪

□ 毛韶子

落雪有声。看
光与影，让洁净穿透
树枝和大地
托出毛茸茸的思念
流淌内心的欢畅
温柔之语集合起来的圣洁
向外生长。纯情的白
以微笑的姿态
静听枝头那句尚远的问候
用脱俗，干净
辟开一方心灵的安歇地时
步子正在靠近

山间灌木

□ 张 评

没有粗壮的躯干
撑起硕大的荫冠
天生矮小
长小小的叶子
开小小的花
根扎进石缝里
听松柏的涛声
一缕阳光，一滴雨水
活得有滋有味
柔软的肥土
是你年年岁岁的落叶
我愿是你
编织屋顶的篱笆
盛装丰收的粮囤



百花

第3302期

丹霞写生

〔中国画〕

白应斌 作

心中那条河

□
张
凡

天气好的清晨，河岸上会有练嗓子的音乐爱好者，有健身的大妈大爷，有看书的学生，有匆匆赶路的上班族……夜晚来临，河岸的面目渐渐朦胧而丰富，有花前月下者，悠然散步者，沉思冥想者，还有跑步的小伙子。

那条河见证了我们年轻的激情、浪漫和梦想，点燃了我们的活力，同时，我们的徘徊和苦闷都在那里找到了出口，河流的样子就是我们大学时代一路走来的记忆。

曾经有一年的时间，清新的早晨，长长的河岸上，我和那个叫红霞的美丽女孩，还有外教，我们跑步锻炼，以对抗体弱多病的身体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身体越来越好，沿着河岸迎着朝霞奔跑的时候，我的心中会升起一股力量，一种豪情，催我克服困难，不负韶华。

校门外，那条河日夜流动，陪伴并送走一批又一批学子，无论时光是流转的还是多姿的，它总是闪耀着温暖的光芒，它的每一朵水花，都饱含故事。河岸边那些认识这条河的人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无论身在何方，心中应该都会有这条隐秘的河流，每当想起它的时候，也许会兴奋不已，也许会眼花模糊……

也许人生就是一条河流，沿着光阴的河堤一路走来，会有河水欢快吟唱的日子，也会有低沉失落的时候。而前行的路，还是要自己缓缓流淌，承载着光阴的故事，一路冲刷着记忆与悲欢，流动着岁月的智慧和力量，闪耀着生命的光彩和价值。

对一个年轻人来说，在最好的年华里，一座城里的河，河岸边的故事，是生命里怎样的体验和记忆？

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学校门口有一条河。这条河与我住的公寓只隔一条马路。我住在四楼，常常站在窗前看它。春夏秋冬，河岸的四季，沉寂和喧嚣，快乐和悲伤，都融于河面的光影里。

河岸沿线种满了柳树和榕树，记忆中它最美的时候，蓝天碧水，河岸青翠，各色枝叶与碧绿的河水融为一体，晨曦闻鸟鸣，黄昏染夕阳，还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牡丹花和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花朵，在我们的青春里尽情开放，或娇艳或清纯。

悬壁长城之上

□ 赵雪梅

乙巳年春节的一天，应朋友之约，一起去了嘉峪关悬壁长城。

嘉峪关悬壁长城景区大门口，左手边是一座架在河上的水寨，又称水门。水门两边是高高的城垛，中间是二层的瞭望楼，楼下有大炮伸向河面，三座建筑之间有桥面相连。这是架在水上的防御体系，可抵御从河上而来的偷袭。水寨和黑山、悬壁长城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，它们和关城、天下第一墩呈扇形分布，牢牢地挡住了关外的入侵。

登上悬壁长城，面前的黑山山脉连绵起伏，气势雄伟。悬壁长城像一只倒挂的手臂悬挂在黑山山脊上，又像一条蜿蜒盘旋的苍龙，静静地蛰伏在山脊上。城墙左侧高右侧低，都是夯土筑成。左侧有垛口和射击口，是用来防御外敌的。右侧是苍茫辽阔的沙漠。

长城是古代的防御体系，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座城垛，又叫敌楼。这是士兵站岗放哨和射击的地方。站在居高临下的敌楼上，仿佛

看到城墙下鏖战正酣的古战场，战旗猎猎，金戈铁马……

于城墙上，环顾四野，群山巍峨，长城坚固，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势。古代劳动人民以非凡智慧，修建了如此宏伟的长城，只为更好地守护边关安宁。如今，长城的军事功能虽已悄然褪去，但它留给后世的长城精神却历久弥新，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。

越往上走，山势越陡峭，山风也越强劲。第二座敌楼巍然屹立于群山之巅，敌楼前的城墙都是用青砖建筑的，左右一样高，没有了射击口和城垛，这里的山势峭拔，易守难攻。登上敌楼，大有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迈。敌楼上有很多的垛口，是用来瞭望和射击的。“祖宗疆土，当以死守，不可以尺寸与人”，伫立于此，遥想当年戍边的将士们，忍受着孤寂与严寒，却始终坚贞不屈地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出了城垛，来到群山包围的黑

山山脉中，这里层峦叠嶂，危峰兀立，山脊上有很多小路蜿蜒伸向远方。下山的路很陡峭，凛冽的寒风吹过脸庞，感到生疼。向右望，悬壁长城的城墙清晰地展现在眼前，它就像一条蜿蜒的苍龙，斜挂在山壁上。昂首扬尾，鳞爪飞扬。城墙上的一个个垛口，就像是龙鳞，尽显雄姿英发的凛然之气。

下了山，路旁有很多的驼队雕像，这些雕像雕刻得栩栩如生，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华。漫步在这栩栩如生的驼队雕塑间，仿佛穿越时空，置身于昔日繁华的古丝绸之路上。这里商旅云集，驼铃声声，交织出一幅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生动画卷。

出口处，悬壁长城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赫然镌刻于石碑之上，这里已成为游人必至的打卡胜地。举目望去，古韵悠长的悬壁长城，千百年来巍然屹立于高山峻岭之间，以雄浑磅礴的气势诉说着历史的厚重。

北山之恋（外一首）

□ 刘向辉

牛慢慢吃草
风缓缓刮过
还有小溪千年万年
千万年唱着一首凉爽爽的歌
没有了急躁
没有了奔波
来到互助我变成一株白桦
就站在北山的小山坡……

神龙潭瀑布

抽不尽的丝
扯不完的线
喧喧腾腾闹山洞
自由自在歌
缠缠绵绵恋
银河碧波九天落
潭底泛起白玉莲
清风一路随
惊雷一路伴
呼啸而下坦荡去
肥了金秋醉了山